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二至
四

編修臣
初喬齡覆校

總校官編修臣
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二

古今體六十二首

戊戌冬

七月朔日躬祭

奉先殿禮成述事

年節雖恒叩

後殿

每於元旦及
延 忌辰必躬詣

皇祖

後殿
皇考
拈香瞻禮
未嘗

前殿祭斯陳況經

升祔四時閱應似

秋嘗昨典循

昨歲孟秋以

太廟是以親詣行禮而聖母升祔後初值時享

則自聖母升祔以來未經特祭因於孟秋之朔敬備祀事至太廟時享仍如例遣親藩恭代

恭

代親藩詣

太室必躬家廟舉

精裡

奉先殿蓋如天子之家廟也

禮因義起施殊處祇覺悲傷勝

敬寅

雨

七月初二日

弗雨恰逾旬暮天升旗雲農占協暑處

是日處署田家以處署得雨最

宜秋稼江南有常日千澆不及處暑一澆之謫

簷霏聽宵分晚種宜蕎菜早田

畢耨耘時晴傍午霽慰矣敬猶勤

江蘇巡撫楊魁奏報得雨詩以誌事

久繾江南旱幸逢閏月霖

楊魁奏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淮安揚州太倉等府州

屬於閏六月二十及廿一日得雨三四五六寸至八寸不等遠近均霑徐州海州等屬之豐沛沭贛四縣於閏

六月十三四五六等日得雨三四五寸至七寸不等蘇州省城復于廿五日自申至亥雷雨滂沱入土九寸勢

甚廣遠低田已插秋禾無不長發暢茂高阜亦均補種雖糧足資培養云云前聞江蘇缺雨月餘屢念不置覽

奏始得稍慰并據稱各屬間有被旱未種者不過一隅
偏灾仍勅督撫等董率各屬實力查勘妥辦毋少粉飾
因知惟物愛可識即

天心補種沐恩渥偏灾籌賑欽慰哉仍慮者重漕待嘉

音

昨據薩載鄂寶等奏閏月廿四日以前粮船以次挽
渡者共五百餘舸尚有一百八十餘船未渡未知閏

月內能否渡
竣尚為繫念

詠舊子石科斗硯

不雕不琢適其初天作硯池科斗如為告拈毫習字者

須從此法悟權輿

喜晴

七月初九日

洗車例有雨兩夜連一日雖間有斷續而勢乃過密禾
黍已勃長結穗逮成實時則允宜暘久霽虞潦溢為之
心弗寧望晴增怵慄今晨西北風吹雲曦輪出多稼暴
秋陽舊菜芄一律早晚田胥利轉愁為慰吉更恐慰鄰
驕勅躬讀無逸

陳淳虛亭對話即用其韻

幾重峻嶺秋雲外一个虛亭古樹陰對坐幽人特瀟灑

不聞其語識其心

嘆儀考

伏汎纔過秋汎臨河防南北時厯心忽報時和驛平漫
先是姚立德等奏六月望後黃河水勢有長無消廿八
日風雨驟至祥符之時和驛隄工平漫三十丈亟為搶
築旬日繕完嗣復於外越隄漫開十丈仍不日堵築患
即施工補築瀕河之地被灾尚不甚重

未深無何儀考復報漫大河掣溜巨浪侵覽奏似非漫
而已飭戒諱飾勗力任

姚立德等復奏閏六月十八以後黃河接續長水八尺餘下流

之沁丹伊洛諸河雨後同時漲發滙黃而下廿七八兩
日大雨連宵風復狂烈水更加長處處盈堤拍岸儀封

考城兩縣共漫水九處而儀封之十六堡居諸口之上
逼近大河掣溜湍急已刷寬七十餘丈尚未塌定隨即
馳赴漫口趕辦柴樁堵築漫下之水由賈魯河經考城
睢州寧陵永城入安徽之亳州達淮云云盛漲漫堤原
非人力所能防護伊等請交部議本欲從寬及閱其所
叙十六堡隄工實係開口奪溜而摺前事由尚稱為平
漫意在含糊粉飾因勅部嚴加議處撫臣續奏被水况
以示懲儆並飭加意堵築尅期合龍

南望赤子愁不禁儀封城堅尚無恙考城入水嘆胥沉

幸民移居大隄上村廬半付波臣湛

間有傷損無礙城垣惟考城地勢本低又逼近漫口城
復殘缺不能堵築水入城內丈餘幸距大隄不過數十
丈居民俱遷移隄上現派員速為撫恤並脩船筏載炒
米麪分路贍濟并搭棚廠以資棲止覽奏深為之矜憫

哀哉豫民夫何辜甫遘旱繼被沴靈秋禾徒看苗而秀
秀而未實逢漲淋空言安辦亦何益為之截米發帑金
此次漫水被災較重灾黎亟需賑濟雖已截留漕米十
萬石與豫省尚恐不敷因勅再截江西漕米十萬石備
賑並撥兩淮鹽課銀一百萬兩迅速解豫以供急需復
遣尚書袁守伺馳驛前往董辦並屢諭大學士高晉自
行酌量如南河現無險要之工即率諸習橋掃之外吏
將備等馳赴豫省董助堵築漫口以冀尅期合龍
難稱無米炊此而弗安罪自尋南望赤子愁不禁變調
無術慚成吟

漕運總督鄂寶奏留尾帮北上詩以誌事

黃淤重運渡船遲早有疇咨驛遞馬馳六月初清黃交匯處河水淤淺湖廣

江西糧艘七百餘舸阻滯不能挽渡恐稽延太久致誤回空及開運之期而淮安等屬亦有缺雨致成偏灾者因驛諭高晉鄂寶等籌酌或將各船之米留於淮揚水次各倉以備糴借之用即令各船回空無誤新漕尋據奏六月廿八以後至閏月初旬糧船已陸續渡黃然為時稍晚恐抵通或至愆期且豫省昨秋收成歉薄今歲二麥缺收近日儀封考城復有黃河漫口之事亟須賑卹因節次諭截江西後帮米二十萬石令豫省於臨清接兌備用並因山東直隸今夏收成亦歉并截米十萬石分給兩省接濟俾糧艘得免守候濡滯更值

儀封有口决自然淮浦致川羈豫省黃河漫口後七月初三四日江南河水陡

消七尺餘寸致高家馬頭一帶又復淤難令遼時故留阻江西尾帮糧艘尚有五十餘隻未渡

尾庶便前催不誤期江省偏灾亦資賑爰因兩得遂從
之鄂實奏時遇處暑未渡黃之五十餘船未便再令株
守擬遵前旨令各船將所載米五萬一千餘石存貯
淮揚各屬俾偏灾處所賑借有資即可令各
船回空受兌云云其事屬兩便因如所請行

西直門外作

將謁

橋山逮啟程取途因近故還京

詣盛京當取道於東若
自御園就途計遠十餘

里因先期還宮啟蹕日出朝陽門而
行至首頓烟郊較為近捷以便儻從

天高氣爽宜巡蹕

昨適思量大慰情

本月十四日宵雨密零十五夜亦時
有點滴既恐成勞又慮道路不免泥

渾幸昨午雲開雨止今晨已露霽光且風高氣
爽可望暢晴晚稼行程均得利便始為慰懷

長年畏事每先憂前夜連陰慮雨稠昨日開雲今曉霽
夾衢禾黍暢登秋

春末夏初愁旱劇既霑時恐致霖多大田高下將收定
懼未孤應慶若何

東巡盛京叩謁

祖陵是日啟蹕得詩八韻

有序

山成鼎峙億萬年

天作基祥命憶異申廿四載地睽致慙曩以

慈駕之途艱遠涉遂爾藐躬之儀闕續修茲猶禪祭之

未臨惟此

精禋之可舉廼涓吉日復謁

祖陵三至斯循敢曰事能繩

武長言不足適惟志切覲

光於時夏閏已過秋初甫半月明萬里儼宵中對以揚

輝露白前朝若春至履之增忭指巖闕而先度道

原書魚尾下書名訛誤

維舊而路則新
睠陪都以再經
昔為入而今則出

撫閭閻之繁庶
恩與頻施緬

開創之艱難
詠宜三復由程肇始即事成章

憶曾甲戌別陪京
迴望依依不盡情
祇慮

高年勤跋涉

泣思後因

聖母慈愛凡巡幸處必欲同行
慈壽漸高不宜遠涉凡陸程稍

久者即不敢扶持
之行自甲戌後至今越廿四年未舉

安輿故盛京故教遠路罷巡行

而今愴無復瞻顧
爰此攄其久眷誠吉禮槩因居服罷

尚在二十七月之內
惟因追遠展慕恭謁
陵於凡行獵閱兵及盛京筵宴等事一切罷之

祖

明裡惟是展虔呈縈懷二紀瞻

神壤撰日三秋啟翠旌自是兩都孰東道幸茲萬寶閱
西成仍宣緹騎戒蹂躪更與烟村免賦征歷歷敬省
開創蹟守成責重凜虧盈

煙郊行宮晚坐

首宿茲恒駐行旌指舊都慕懷攄廿載未謁祖陵

矣舉成數也歷景待前途霧斂雲消矣是日早霧卓午而散天高日朗

乎晚間觀昔句祇覺意悲吾

凡行宮多有昔年奉慈馭承歡之句觀之不禁

潛然

曉行

凡事豫則立遼長要曉行晨蟾背西指曙鳥面東迎坂
泰露光重衢楊風意輕觀民心有慰歷閱好秋成

御行營

拂帳行營向遠披詰戎

祖制萬年垂後先移頓居一旦扈衛周廬列八旗

行營之制

內外各四門每門植大纛二鍊黃鍊白兩旗在東正黃
鍊紅兩旗在西正白旗在南正紅旗在北因北面止有

外圍一門故以兩藍旗併於南門分日
植之內外圍列帳皆八旗護軍宿衛
仍此宵衣而旰

食饒他閱畫與吟詩箇中風月原來慣何用天棚侈費

為

周元理於行營正中搭蓋天棚既非炎熱之時殊覺

無謂但詢知按預俱已辦齊難於撤去且夷齊廟文
殊菴兩處又有預備憩息之所不免
多費因撥長蘆鹽庫銀三萬兩賜之

過玉田縣

霽景人人悅縣城御路邊分明名五代假藉號藍田秋

好民情豫蹕經國稅蠲

蹕路所經州縣詔免今年正賦十分之三

史家多傳

會雍伯話猶傳

搜神記載陽雍伯雒陽人後家於無終性至孝又作義漿以飲行者有一人就

飲與石子一斗云種之當生玉後得白璧五雙娶北平徐氏女縣北三十里有種玉田相傳即雍伯種玉處云云其說荒唐不足信蓋出於干寶之傳會也

灤州詠事

灤河經處號灤州攻得棄還舊蹟留

太宗自燕京班師遣將攻克灤

命納穆泰等統兵駐守

太宗既還明人復

攻灤州納穆泰等悉力抵禦貝勒阿敏等駐永平聞之

怯而弗援明人以紅衣礮擊壞灤州城納穆泰等遂棄城而歸太宗核諸臣功罪賞攻城將士之奮勇著

績者而分別治

賞得罰還事均往至今惟有水南流

棄城諸人罪

題融理堂

歷歷長短亭吉行五十里息衆以近程駐蹕適於此高
尚夙所緬清風臺名忽瞻止何來構行館一宿費多矣書
堂樸且敬遂與名融理因思夷齊望道不同甚已各行
心所安無害理之是然在茲言茲謂當勝乎彼

安怡齋晚景

前堂敞三楹駐輦便理政後齋乃五架成事聊亦聽暇
憩既安身宵眠足怡性息養與瞬存要惟主乎敬

登秋澄樓口號

小樓拾級一為登近遠西成景入憑眼底灤江如帶水
碧波也覺到秋澄

夷齊廟即事

廿餘年復翠華臨往事依然一摘吟祇愜西文養老志
未俞周武弔民心水如孫楚肱曲枕石耐米顛罄折尋
叩不足當當下拜清風千載故應欽

夜雨

七月二
十五日

北戒灤河最大川過當風雨理應然

凡名山大川國語
蒙古語皆謂之海

刺汗過必有風
雨試之屢驗

晚雲西北源頭發
入夜為霖信有權

玉田豐潤多沮洳
設雨致艱輜重行茲已過之幸無礙

然心中究望時晴

曉行細雨尚濛濛
旋見雲開日影烘
途路豈辭泥濘涉

喜晴亦與衆情同

過永平府詠事

燕京垂得班師旋
遵養時晦

聖慮全永平
近我瀋陽邊
克斯山海取不難
自燕京班

太宗

師直趨永平彼時山海關守禦甚嚴又有錦州為外
護克永平則我兵已在關內蓋欲內外夾攻之意也
之彼頗守禦堅城上火發自焚焉乘勢遂登其旗寨倒
戈自陷默佑

天逆者與劉順弗虔留三貝勒統衆權

太宗欲來夜攻永平
命副將阿山葉臣選

猛士廿四人往瀕行授以機宜令四人先登左右輔以二
人次四人踵而登又次十六人絡繹登阿山葉臣亦相繼親登
又令十旗將領各率兵一千助之並示以應攻處夜
半薄城登雲梯城內發火礮藥箭拒戰俄而城上火藥暴發敵
兵在北面者皆焚傷我兵乘勢登城黎明下令軍中曰敵
兵不降者殺之歸順者毋妄殺於是戮其拒戰者其未出戰者
皆收卹之兵備道鄭國昌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仰藥死其
餘文武各官皆降命巴克什達海等撫諭兵民俱令薙髮

戒勿妄殺留貝勒阿巴泰濟爾
哈朗薩哈廉統兵一萬守之
游兵四出奏功連

上欲息兵使民安每致和議明拒旃
安民與明修好屢

遺書明國皆弗答
太宗知明之必亡非善

言所能勸導乃暫出建
欲整師再進遭攻取

暫歸諄諭留守臣
其民我民戒害殘夫何代鎮諸臣

員不和而更怯多端
灤州弗救致棄還復斬永平諸降官

捨城出口奔無顏
太宗將班師
諭留守貝勒

其民即我民爾諸臣宜嚴
勸我國軍士毋侵害歸順之
民違者抵罪至盛京尋
命貝勒阿敏碩托率兵五

千鎮守永平代貝勒阿巴
泰等還阿敏既至永平與碩
託及圖爾格等意見不協
既而明兵攻灤州我守臣納

穆泰等志力抵禦阿敏等聞之怯弗往援且盡收遷安
縣守兵及居民入永平府明兵以紅衣戰擊壞灤州城
瑯城樓焚納穆泰等力不能支遂棄城奔永平阿敏等
大驚欲棄永平去並令遵化守將察哈喇等亦棄遵化
出遼阿敏欲殺城中歸降漢官碩託等勸之不從乃盡
戮降順之巡撫百養元等並屠城中百姓棄永平而歸

太宗憤怒嚴諭宣

天之所與何自捐明正罪狀示懲勸

叶敏等棄城還太宗聞阿

諭衆曰阿敏等自入敵境未見敵形未發一矢以永平
遷安歸順之民盡殺之以天所與之四城盡棄之
皆貝勒不盡忠為國諸臣各顧其私所致嗟嘆良久舉
國官軍無不痛憤諸貝勒大臣等列阿敏罪狀十六條
合詞請誅以彰國法太宗不忍加誅免死幽禁之
削貝勒碩託爵其餘諸臣皆貸死褫職按其情罪輕重

籍產責
懋有差

每讀

實錄欲潛然我

祖開創備嘗艱守成惟益勵惕乾

過撫寧縣

雲白復山青崇城帶野垌民生厯夙念吏治驗重經養
欲求思給庶孳富未形衆區皆赤子普願撫而寧

望山海關詠事

自成悲衆向東發彼意欲擒三桂來本以恨其要人失

乃因迎我大關開

吳三桂統兵守山海關其寵姬陳沅小字圓圓者不能携以同行留其父

吳驥所及李自成陷燕京驥家被劫並執驥陳沅亦為所掠三桂在關聞燕京失守莊烈殉社稷及其父為賊所縶尚遲回不赴及聞陳沅陷賊中乃勃然而起決計至睿親王軍前請大兵入關勦賊吳偉業曾有詩云不為君親來故國只因女子下雄關相傳三桂聞此詩厚遺偉業求其改易偉業因改作只為不困餘俱仍舊而其落句云天教紅粉定燕山及所作圓圓曲有衝冠一怒為紅顏之句固不能拚其實也連山連海

勢頗盛九地九天榮更恢

三桂既迎睿親王入關時李自成所率馬步賊衆計二十

餘萬自北山橫亘至海列陣以待睿親王戒我軍毋越伍躁進令向海對賊陣尾鱗次布列並令三桂兵以白布繫肩為號列於右翼之末時大風揚沙咫尺莫辨王促進兵令軍士呼噪者再風遂止奮擊賊衆追殺四十

里賊首尾不相顧向燕京逃走

一戰遂教天下定賢王功績緬殊哉

自成

敗寬睿親王統兵直趨燕京驅殲流賊所過州縣並開城迎降大兵至燕京自成已西遁王即令三桂隨豫親王等率兵追勦逸賊因與大學士范文程等議定開國規制俾撤安撫畿輔隨具疏恭迎世祖至燕京定鼎遂以開萬年鴻業是睿親王之功績實為最偉余故為之雪冤復爵優予褒崇也

題清宜堂六韻

一路行營駐瓊廬按頓移匪圖已躬豫底用殿堂為再

可然多矣

此次訪盛京按頓俱御行營至為簡便而地方大吏於夷齊廟及此近山海關處豈治行

館二所以供憩息用偶居實愧之所欣猶樸尚頗覺與其製尚樸素姑聽之

清宜吏治以時驗民情隨處咨明將出山海東望早心
馳

體素書屋

東來歷歷驗民風撲素無華太古同書屋憩居一體察
斯緣頗覺愜乎衷

山海關三依

皇祖原韻

陪京來往路底藉此為邊大將四城築

接築四城皆
徐達所建

經

臣列戍連

熊廷弼守此
時列戍猶存

操戈室未已

廷弼駐山海關經
畧軍務而王化貞

為巡撫廷弼主守化貞主戰朝議右化貞者詎廷弼廷

弼憤上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

部佐闕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時事艱危而操戈同室

廣寧之棄我兵追逐化貞二百里如入無人之境所為

設險者安在益以信天心助順師克在和我國家

以同心協力開創成功而明李門戶攻訐足鑒萬世可

曉然於在設險地空傳

德之義矣

天佑開今業

祖功仰昔年庶哉孽戶口久矣靖烽烟湏識養而教漫

論經與權三番臨古塞一瞬逝波川惟是疊繩

武景思益惕然

出山海關作

並山臨海守原固遼矣長城那守齊重鎮徒防永平左

大軍早過順天西

明設重鎮守扼山海關以防我兵而我大軍每從古北喜峯諸口入遼明

兵曾莫能禦即如天聰三年我太宗親統六師征明駐營土城關進圍燕京袁崇煥祖大壽始自關

外倉猝赴援也彼非設險況失德明自神宗以後朝臣惟門戶

陵替自速滅亡德之不務雖設險何益而我郵衆愛民上下同心共成鴻業實為太宗

之所佑固非彼失德者之所能支今則中外一家陪京且在關外山海之險不過僅存關名耳我以同

心自受

提今日兩京為坦路小哉何用說九泥

姜女祠

叢祠舊築海山邊善哭偏因姜女傳金鑄應嫌范蠡謫

墨胎可比伯夷賢

五金皆可鑄像今自西藏所貢梵銅佛像雖周時所鑄然漢明帝時佛法

始入中國則中國之鑄像以越為最古矣此祠中泥塑姜女俗謂之增胎又謂之墨胎若木像則謂之減胎又謂之香胎不獨伯夷之謂墨胎氏也向年題玉泉山呂祖洞詩有墨胎古洞閱時年之句未註明因並識之

蕭風枯樹哀絃寫明月清波古鏡懸路便一臨緣節義

訂謫意已具前篇

紀梁事見左傳其謂為秦始皇時者未免可疑傳會前癸亥作已訂其媽

惟因節義可尚故
經臨一再題句云

夜雨

七月廿九日

秋熱晝猶蒸雲夜作霖
縫懷因旅况傾聽入更深
曉起落未止衆勞惜不禁
駐營卓午霽對景畧攄心

寧遠道中作歌

在明為關外爾時其意欲寧遠
奈其寧之不得道詎祇失遠
且失近叶在今亦關外坦坦
蕩蕩行往返即云內

外已贅辭那更遠近較末本近實為本遠實末寧已為
先寧彼晚其明先自末寧已上下否隔車轅賃叶我

祖戎衣定天下百年教養武早偃兩都時邁此亨衢村
村富庶耕鑿穩新疆乃更籌久安倍萬斯哉慮懃懃

寧遠祖氏石坊疊舊作韻二首

翠華迤邐度秋朝祖氏石坊復見遙雖是貳臣背明國

却成世族事清朝

非命國史館以明臣降附本朝者列為貳臣傳并視其歷著勲績忠於我

朝如洪承疇等為甲編其進退無據不齒於人如錢謙益為乙編以示褒貶若祖大壽雖由明總兵來降有負

勝國然在本朝則功績茂著其子孫
並為世臣正宜列之甲編者也

崇煥遣縲入獄朝率兵獨跳去而遙弗追弗罪仍為守

足識陵夷笑勝朝

祖大壽聞我軍進薄燕京目袁崇煥入援及我

太宗用計明帝不察

竟磔崇煥於市大壽驚懼率兵徑歸其叛跡已著而明帝聞之既不追回又不加罪大壽亦仍為明守錦州且既已納款我朝及縱歸復懷觀望反覆無常直待勢窮授絕始決計來降其故誠不可解而明人妄遽事於叛臣明政之陵夷即此可見矣

仍駐沙河所

仍駐沙河所糧廬頗耐居不期逢躡白亦欲順情輿

連日

陰雨道路泥濘八月初一日午間駐沙河所雨尚未止
雖傍晚西北風起天已暢晴而扈從入衆行李車馱多
有未能至者因於初二
仍駐一日以順衆情
暢對秋雲捲知將潯道除幾間

消底事四庫校全書

四庫全書應行呈覽者命隨閣章
間二日遞進十本禮廬幾暇頗得

拔校
進興

曉發

一夜西北風曉發新涼陷萬里淨片雲朱鳥東方照衆
意各舍然登程不待詔設匪昨之悶安有今之笑莫謂
無恒心無恒即恒調

杏山晚眺恭依

皇祖原韻

夕陽欲與遠山平
曠野風吹牧馬聲
駐早人間多靜趣
當年殊異此征明

經呂翁山作

我

太宗皇帝擒洪丞
疇處也見

皇祖詩中而通志
訛為呂洪山茲經
過其處命更正之

爾時

武烈已見於全韻詩中松山杏山之作特以洪承疇被

擒於此復以其事詠之

衮衣經畧屢更人足識君無定見真莫怪生降背厥義
要知能養在乎

仁

太宗每得降人皆厚撫之使各得其所洪承疇既降送至盛京即授顯秩推誠待之故感而思報

明亡緣自生多議國史應為列貳臣

洪承疇在明代身膺閭寄一旦力屈

得降歷躋顯要律以有死無二之義固不能為之諱然其後宣力東南頗樹勞伐雖不克終於勝國實能効忠

於本朝豈可與錢謙益輩之進退無據不齒於人者漫
無區別因命國史館總裁於貳臣傳分為甲乙二編俾
優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鉞
凜然以示傳信而彰公道然亦其間具優劣更教甲乙
等差陳

錦州道上恭依

皇祖詩韻

久困城方下當年蹟窈冥

天聰五年八月
兵圍大凌河掘濠築壘為久

太宗統

用計九月明兵四萬自錦州來援

太宗與諸貝勒

率騎兵進擊敵却走會大風敵乘風縱火勢甚熾將逼
我營天忽雨反風遂大破之生擒監軍道張春等十月
大凌壘中糧絕明總兵祖大壽因舉城降夜至御

營輸救尋

繼大壽還錦州大壽既歸復萌叛志與

我兵相拒

太宗復遣鄭親王濟爾哈朗等統軍更

番圍困錦州至崇德七年三月明援兵盡絕城內糧盡

饑民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乃率衆官

詣軍門降遂克錦州茲百餘年昇平

戶口滋息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
驛鋪坦蕩道山展

畫圖屏

五字瑤編什

一時翠蹕傳無非塵守器樂利驗村坰

過錦州詠祖大壽事

伐大木應先去枝

征之諸貝勒太祖親征烏喇時嘗諭從
曰譬伐大木豈能遽摧

必以斧斤斲而小之然後可折今以勢均力敵之大國欲一舉而取之能盡滅乎乃率師毀其所屬六城遁三

月而滅烏喇太宗徵守太祖聖訓於征明一

事亦有剪枝伐樹之論而魯政祖可法等以為去

其手足不如攻心太宗不從蓋深知明國雖已積

弱而大勢尚未遷就滅亡意若留以有待大聖人

卓識識非衆人燕京垂得更班師天聰三年太宗

所能仰窺也親統大軍征明薄燕

京率諸貝勒及護軍環城閱視括男女之逃竄者

縱令入城乃有王城關進兵距闕廟二里而營我軍既

圍困燕京諸貝勒大臣俱請攻城太宗曰攻城固

可必得倘堅城之下失我一二良將勁卒即得百城亦

不足喜遂止弗攻尋經海子而南且獵且行隨克良鄉

同安至房山祭金太祖世宗陵還次燕京營於城西南

隅擊破明四總兵守拒之斬滿桂孫祖壽及副將以

下三十餘人生擒黑雲龍麻登雲乃遣巴克什達海與

明議和

遂班師勤王巡撫旋遭絃同事總戎自返旗

我軍既至燕京明寧

遠巡撫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壽赴援營於京城東南隅立柵堅守

太宗往視即還因

授計副將高

鴻中等於所獲明兩太監前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頃見敵有二人來見

上語良久而去意

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矣揚太監伴卧竊聞其言旋縱之歸以所聞告明帝遂磔袁崇煥於市我

行軍用計所謂兵不厭詐乃明帝一聞逃歸內

暨之言不加省察遽誅勤王之入愚亦甚矣

我縱用

兵不厭詐彼誠中

去聲

計太云癡守城援絕方降順意欲

何為難忖知

祖大壽因袁崇煥被誅驚懼率師而返是有叛志也乃明帝竟置之不問而大壽亦

仍為明守錦州其故殆不可解然大壽自降順縱歸而後猶屢懷觀望反覆無定直至食盡援絕始誠心出降

更不知其初
意欲何為也

錦州道中書事

更戍圖攻地當時危取難

昔大軍攻錦州時更者圍困經一載餘錦州後盡糧絕且

我兵已克松山擒洪承疇等祖大壽戰守計窮乃率衆官詣軍門降遂克錦州終焉降師範何

有賴呼韓

喀爾沁為明時朵顏三衛有桑噶爾齊者同祖大壽曾守此城

事已登青史

名猶籍錦官兩金久者定一例蜀民安

錦州之名與蜀中錦官城相倣

昨者兩金川狼狽為奸蠶食隣境而金川逆酋索諾木尤狡惡久必吞併諸土司侵及內地則全蜀之民皆不能安枕所繫甚鉅且兩酋負恩抗命罪在不赦乃命將簡八旗助旅并調陝甘滇黔綠營士卒厚集兵力五年

而討平之得渠誅磔並以其地設鎮安營一洗逆者惡俗為蜀民永除後患

蒙古王公等來接詩以誌事

扎薩屏翰列護邇蹕途來觀踵相連久蒙培養都知禮

漸重耕桑亦曰賢

自出山海關以後各扎薩克蒙古部落不遠數百里來迎蹕路如喀喇沁

科爾沁奈曼巴林阿魯科爾沁翁牛特喀爾喀土默特扎噶特諸王公台吉等分日迎鑒嘉其誠而有禮且各部落近已漸習內地耕作不復專事畜牧亦可見國家教養之澤至為廣遠也弗宴弗圍胥命

返獻駝獻馬各抒虔

此次幸盛京因在二十七月之內不筵宴亦不行圍蒙古王公等至

行在即賜茶并各賜緞匹有差縣行遣回有以駝馬獻者並卻之其中或難以盡卻者則酌量留之視其數賚

以大緞用示厚
往薄來之意

笑談指顧多孫行

去聲

白髮那辭是長

上聲

年

觀大凌河養息牧

唐時養馬稱最盛四十萬匹杜詩詠馬多地狹苦難容

募民供秣勞難應我朝養馬無須多上都

即元之上都

鹽澤

蒙古語達布遜諾爾漢語譯之為
鹽澤非新定回域之古鹽澤也

大凌河

即此養息牧處

二十

餘萬孳野牧幾曾芻菽煩催科此處牧政實稍異夏逐
水草冬則餵供以內府之莊頭何有追呼累民事今來

閱馬河之濱按隊分色萬錦陳華陽歸後無征戰易給
扈蹕利衆人哈薩克馬來服阜新疆用以資騰飽一家
萬里合東西白傅郎歌陰山道

大凌河詠事

明守大凌河盡悉其精銳堅城與深壕步步進攻備

明兵

佔據大凌河為得尺進
尺之計將以逼瀋陽

文皇謂得此餘易取次第顧彼防禦嚴因為困圍計離
城度五里築牆掘塹遽周立我軍營庚癸呼難遁時攻

其外堡降者踵相繼來援截錦州戰勝常奪幟援絕城

中窘糧盡人相食

叶

大壽乃出降誑出錦州避

大軍圍大凌河

掘壕築壘為久困計明兵自錦州來援

太宗率騎

兵進擊敵却走會大風敵乘風縱火將逼我陣天忽雨

反風遂大破之既而大凌河城中糧盡饑民相食大壽

遂舉城降夜至御營輸款大壽偽獻奪錦州計遂

縱大壽還大壽既歸錦州復萌叛志

方當攻堡時

聖諭實錄記明示諸大臣勇者勿重勦彼其捐軀効可

一莫再試以此衆愈奮爭前敵

王愼大德曰好生仁以行勇智向者嘗用兵賞罰期明

晰出衆巴圖魯佳名亦時賜

太宗在軍中將士之先登効命者每憫

賜以巴圖魯之號且

諭諸大臣以此等忘軀勵

勇之人宜加護惜勿再令首先登城致或傷損

仁

心仁言體恤備至衆益感奮爭効實萬世所宜法守近

年平定西域及攻勦金川士卒中多有超衆得功者亦

每賜巴圖魯號以旌之而被旌之人愈思圖報凡遇攻

戰仍復先往以此屢著奇勲者固多而傷殞者亦頗不

免雖加以優卹而念之常切矜憐茲恭閱實錄倍

覺祖訓之當守而孫臣實未見及於此雖此後不

願復有用兵之事然兵不可一日不備則此意亦不宜

忘因命軍機大臣恭述聖謨擬書諭旨以誌永久

且以貽其人以被旌勇往無不至頗有死綏者矜憐念

弗置設如我

祖諭安得有其事憬然悔失籌未習兵所致先見邀
天佑孫臣服且媿敬成長言誌且以告後嗣

過大凌河恭依

皇祖原韻

屈指三經此處過上

陵本異大風歌

創成在守非不易

嘗作創業守成難易說云唐岑文本以為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

之基其道不易余以為不然蓋創業固難矣然以守成較之但可謂之不易而守成則實難耳創業之主其難

可謂至矣然紀綱制度未嘗不可留俟後人守成者苟無以光前烈啟後圖斯憬然有不終畝之憂是創業者未竟之難亦守成者分內之事也是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鮮有不盛滿中之者以此思難則所以持難者可知矣故余獨以難責夫守成者非敢忘創業者之難正以慰創業者之初心耳茲臆言舊蹟緬懷
締造艱難因際拈前繼
說意及之

顯曰承愧已多牧馬自來稱垌野

大凌河有牧場每歲
字育馬羣極為蕃盛

觀魚何必備凌河百年遺老消磨盡

皇祖詩有云
豐京老將還能說

曾記前徒自劍戈今距
即舊日兒童曾就膽

皇祖臨幸時幾及百年故
雲日者亦鮮有其人存矣

事無能問鍛戈

廣寧道中

長亭復短亭古縣此重經憑海負山處衛中扼外形一

家非所論

廣寧縣志稱其形勢負間山憑渤海據勝青營扼衝中外蓋猶沿勝國舊聞今則中外一

家廣寧已為陪都屬邑又何防扼之可言乎

九伐亦云停寰宇今滋廣胥為

籌永寧

望醫巫閭山再依

皇祖元韻

迎輿卷秀氣不異把芙蓉得得行行近葱葱鬱鬱重猶

嫌數里路原識幾層峯豈是虛摹境即當真撫松幽州
千劫鎮古廟萬年封肅拜申淵悃

明裡遵六宗未瞻闕闢鳳已覺氣為龍一望紛吾慕繼
繩敢懈胸

祭

北鎮醫巫閭山

向因旋蹕

祀今以進途

裡癸亥甲戌皆由邊外至盛京歸途始經
北鎮致祭
今年出山海關而行先經是山因即中柴望之禮

鎮地奠千劫佐

天福萬民本無為已禱饒有致心寅前度

祈辭在

甲戌祭山有歲歲顯祈風雨調之句即勒碑其處

依然如昔申

詠醫巫閭四景

翠雲屏

廟西峙立翠雲屏凝盼誰能擬色形一石丈餘大方廣

見錦州府志

補天兩字出何經

上泐明張學顏書補天石三字

道隱谷

聞道深山足隱淪與居木石桂松隣誰知潛志樂飢者

原是搜身逐鹿人

石渠寶笈藏有
東丹逐鹿圖

聖水盆

列崖垂落水如簾隔斷塵氛靜且恬多有朝鮮人泐句

箕疇文化至今漸

崖間多泐朝鮮人詩蓋朝鮮
為箕子所封至今猶重文教

曠觀亭

山堂此日已為亭眼底平陵碧海渟應是遼王貯書處

志稱遼王托雲愛山之奇秀於極頂築堂曰望海購書
數萬卷貯之今亭想即其處按遼王托雲即東丹王也
至今秀色蓄眸青

觀音閣即景

鎮廟更西北禮成一問蹊縱觀連海澗直上與天齊不

盡奇和詭誰知端與倪無煩重徵古七景閱前題

甲戌經此

曾作遊醫巫閭山遍歷諸勝五言排律三十韻注中有
聖水盆蝌蚪碑桃花洞呂公岩道隱谷雲巢松嶺觀亭

等七景今
泐石崖間

詰曲歷雲關精藍迴巘間漫茲悟空色較昔異容顏胎

石松多瘦依岩鶴自閒天成同入路

崖口入處大似天成寺松石間意

三載別盤山

盤山未到者今已三年矣

命查覈盛京所屬應修城垣發帑繕治詩以誌事

斷垣敗壘動經過州縣城闔毀亦多征伐

昔年故有是觀瞻今日可聽他葺額興廢原闕政發帑

雇工非起科

出山海關以來所經州縣城郭多有額陀者蓋我朝以盛京為陪都關外皆成內地

故向來未議修葺然畿輔及各省城垣並官為修理況盛京根本之地而郵程往來觀瞻所係宜宜置之不問因命軍機大臣會同將軍弘駒查議擇其最要者發帑以次興修並簡大臣同將軍府尹董其成每處各派專

原書中縫書名漏書，誤作「卷五十」。

員借地方官經理工工作以期鞏固垂久且國家凡有興作無不發帑雇工從無加征科歛之事是修城非但為崇墉觀美而所在丁壯皆受值以贍身家尤得均霑實惠誠一舉兩善也創守由來殊主客思量及此懼如何

駐早

吉行五十里駐早衆情娛書笥隨時有驛函繁政無身惟勞以逸心與靜而俱羶室支牕詠芸齋定豈殊

疊道

盛京以西向多沮洳其近瀋陽者自

太祖命修疊道百二十里

太宗復建永安橋以便行旅至今賴之而廣寧之柳河
溝當夏月陰雨尚患泥濘丙申歲承德錦縣寧遠
廣寧四屬商民損貲築治疊道中間多架木約以
通汙潦今過其地居然坦途雖時已八月且晴霽
旬餘固可安行無阻而修道成梁王政所尚矧近
市之人能知大義分所有以利人淳風亦足嘉也
因記以詩

瀋陽疊道接廣寧沮洳年深或重去聲淳畚揭成梁衆情

切車駢遵路仲秋經攻之足識民風古除也猶慙王政

型大勝南陽諸父老不求逭賦急公聽晉漢光武幸南陽賜復南頓田

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光武曰天下重器

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曰陛下實惜之

何言謙也光武大笑復增一歲茲余三莅盛京前兩次

俱已蠲租一年今歲奉天田賦既輸值普蠲復將降旨

免明年正供是賜復兩歲並不待父老之

請其捐貲治道之商人並令覈實優獎之

渡句驪河

雙流合一稱句驪

句驪河亦名遼河源出遼外有二其一自西北來者遠不可考其一自東

來者出長白山西北諸窩集中西北流統狎子村西南折合而為一經鉄嶺縣北入雙峽口西南分而二曰內遼河外遼河統縣之西南合而為一此河左右即遼東遼西所由分以河左右分遼之

東西夏霖每致成淖泥歷經修築成坦遠

唐太宗征高麗軍行阻淖

布土作橋乃濟蓋近河百餘里內遇雨即泥淖難行自康熙五十八年雍正六年相繼修築以來漸成坦途矣

當年戰伐此渡師而今上

陵仍渡茲艱難昇平各異時設無彼者安有斯造舟為梁翠蹕移安用布土勞衆為公孫淵司馬懿叶往事何必道古提

老邊

迤邐老邊近風情入故鄉戰征縱圖進根本亦須防

帝業非容易王民願阜康貢鮮來野鹿悲咽祇先嘗

前兩

次詣盛京有以鹿鹿獻者必先奉聖母甘
旨今次有進鮮者惟為余充膳舉筋不勝哽然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三

古今體四十三首

戊戌九

大學士高晉等奏堵築儀封漫口擬挑引河各情

形詩以誌事

圖呈漫口奏巡輶咨度情形硃筆標

高晉等前次奏云相度儀封漫口形

勢擬挑引河各情形繪圖呈進閱圖內所擬切灘處太少且距漫口太近此時辦理雖若稍易設或明歲河復漲盛仍不能保其穩固因於圖內用硃筆標記令挑切處離漫口稍遠且取直亦便於引溜雖多費亦所不靳

惟期永可識一勞期永逸要當避近且從遙自宜移壩

資安壩

渾流逼高晉等奏接奉前諭恭閱圖內指畫處所距漫

標記處多派人夫上緊挑切以收引溜之益至引河既

已改上則攔河壩亦應移上使就近挑溜歸入引河更

為得力云云復繪圖呈進更慰開雲霽景昭並稱八月

即諭如所擬妥速為之

盛京奉

待合龍佳信遞深憐黔赤歎漂搖

祀諸宗室來接詩以識事

天潢來奉

祀制定自初年

盛京奉
乾隆元年始

祀諸宗室於
自京城移至

歌享脉猶近本支派永綿已看孳少壯却喜習周旋有

爵非封建元明弊總指

封建不可行於後世余每切論
之本朝宗室凡親王郡王皆在

京襲爵承恩止予封號而不分茅土

既得安享世封且
家法垂貽實為盡

云善

策騎

策騎頻經近遠郵田功厯厯驗登秋深耕易耨農無情

下隰高原歲有收未解閭閻辛苦況可恒輿輦逸安謀

敬思汗馬

當年景

昔我等乘城堅守

太祖親統兵攻瀋陽明守將賀世賢

濠樹柵環列鎗礮以拒我軍繞城掩擊連敗之明兵七萬皆潰陣斬賀世賢等明總兵陳策復統衆二萬渡渾

河來援

太祖分兵衝擊追至渾河盡溺水死而渾

河南復有步兵萬餘結營列楯又明總兵李秉誠等亦

率騎兵三萬營於白塔鋪躡我偵探之兵太祖

欲自往擊太宗請行率護軍百騎進擊李秉誠等

皆敗遁又偕大貝勒代善等追勦四十里斬三千餘級

太祖亦盡殲渾河南步卒遂拔瀋陽此實我

太祖

過敢因今日之逸不追念前勞乎玉勒金鞍已

自羞

朝鮮陪臣來請安因而有作

有旨斯番非宴醵朝鮮不必使臣來起居敬問實勤矣

屏翰誠摠得許哉

今年至盛京以尚在二十七月之內不舉行筵宴預勅朝鮮毋庸遣使朝

賀既而朝鮮國王具咨禮部以小邦感戴中朝心禮減毀葵向願遣陪臣至盛京請安情辭懇切因許之

於茲益為感

癸亥甲戌兩次幸盛京朝鮮並修朝貢之禮茲因免其入貢故欲藉請安以申感悃

恭順實賚頒視昔弗因裁

頒賜國王及陪臣品物並照前兩次之例厚給其使費歸

為明忠即忠乎我

朝鮮初奉明正朔不肯臣服本朝楊鑄四路出兵之役朝鮮尚出兵相助

太宗統衆進勦戰於富察之野朝鮮競發火器忽
大風揚沙烟塵反撲敵營我軍乘之大勝殲其兵二萬
朝鮮元帥姜功烈懼而來降後雖通貢禮而仍懷兩端
崇德二年太宗親總六師往征國王李倬雖屢乞
降猶逡巡不敢出及我軍克江華島獲其王妃王子官
屬李倬乃率羣臣獻明國所給勅印於漢江岸築壇
歸國並其妃及子遣之李倬感悅於三田渡立碑以紀
恩德嗣是世篤忠
純永受我朝恩眷云奕葉承恩國永培

題薩爾滸十二韻

已撰長文識

每恭讀

太祖實錄至薩爾滸之戰

父子兄弟同心合力未嘗不流涕動心

思我

祖之勤勞感

上蒼

仍吟近體宣重經

之眷佑曾作書事長篇以紀之

用武地深感

命時天薩爾汗列陣

明帝遣經略楊錫等統兵二十萬號稱四十萬分四路來攻興京我

西南兩路偵卒馳告

太祖曰明兵使我先見南路者誘我而南也其西來者必大兵即統衆趨撫順往拒

時明將杜松營薩爾汗山復引兵圍吉林崖仰攻我兵

吉林崖據巔

大貝勒太宗兵至

扈爾漢欲駐兵隱僻地

太宗曰正宜耀兵列陣明示敵人壯我夫役士卒之膽令并力以戰豈可置僻地

耶額亦都以

太宗之言為然乃對明兵營列陣而待別設伏邀擊明兵追至界滿渡口與築城夫役合據

界滿之

夾攻旗撥四壓擊騎纔千

明兵攻吉林崖者約二萬人與薩爾汗軍

遇為聲勢

太宗與衆貝勒及諸將議增兵千人往吉林崖相助俾登山馳下衝擊而以右翼四旗兵夾攻

之太祖至問破敵策太宗具以前議對

太祖命分右翼四旗之二與左四旗兵先破薩爾湖山

再令右二旗兵遙望界藩明兵俟我合力衝其要移時

兵由吉林崖馳下衝擊時并力以戰

破彼堅我合兵進攻薩爾湖山明兵駐營列陣發鎗礮我兵仰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

枕縱橫恣馳突隴種盡劉虔雁驚蔽河下鯨鯢封陸填

我遣助吉林崖之兵自山馳下衝擊石二旗兵渡河直

前夾擊明兵短刃相接我兵縱橫馳突無不一當百遂

大破其衆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等皆沒於陣橫屍

蔽山野血流成渠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雁鷺焉

斐芬斫營速尚間去奪壕連明總兵馬林兵營於尚間

鼓自衛又潘宗顏一軍營於斐芬山太祖集兵馳

往令我兵之半下馬仰攻宗顏兵萬人以楮遮蔽連發

火器我兵突入摧其櫓遂破之宗顏全軍盡沒
宗又破明兵於幹彈鄂謨游擊龔念遠李希泌皆戰死
其營尚間崖者凡四萬衆
太祖馳往趣令我軍先
據山巔向下搏擊衆兵方欲登山而馬林營內之兵與
壕外兵合
太祖曰是將與我戰也我兵且勿登山宜
下馬步戰我兵下馬方四五十人明兵已自西突至大貝
勒代善即怒馬迎戰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
古爾泰與衆台吉等各鼓勇奮進遂敗明兵我六旗兵
見之不及列陣人自為戰前後弗相待縱馬飛馳直逼
明營明兵發烏鎗巨礮我兵衝突縱擊飛矢利刃所向
無前明兵不能支大敗遁走我兵乘勝追擊明副將麻
岩及大小將士皆陣沒馬林僅以身免尚間崖下河水
為之
盡赤
我卒羞為後明兵避不前成城衆志合創業

一人權以此先聲赫允惟

隆佑專毅朝平四路

明總兵劉紇由南路出寬甸經棟鄂所過悉遭焚掠將逼興京

太宗與大貝勒三貝勒引兵往禦時紇所率精銳二萬分其半欲趨阿布達哩岡布陣我兵與之遇

太宗

即率左翼兵往先引精騎三十超出衆軍前自山馳下奮擊後軍隨至衝突而入大貝勒亦率左翼兵自西夾

攻明兵大潰

太宗乃縱兵追擊

倉卒不及陣力戰死

太宗復督兵攻明海蓋道康

應乾明兵與朝鮮兵合競發火器忽大風揚沙烟塵反

撲敵營昏冥盡晦我軍乘之飛矢雨集其兵二萬人盡

殲焉應乾遁去明遊擊喬一琦逃於朝鮮營中懼為所擒獻自縊死朝鮮帥姜功烈等遂詣軍門降是役也五日

之間盡破明兵四路其宿將猛士暴骸骨於外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我兵以少擊衆所至克捷僅損二百人

寶慶

上天佑助於是

我國聲威益震遠邇通矣

大武耀千年

薩爾滸再題

國語薩爾滸漢語木厨謂

太祖興大東初用武之地

殊勲屢敬詠守成每勵志人和功爰定更

天時地利宇宙以來有鴻濛所位置藉茲紀

神威萬劫藏金匱

過三關因成長句紀事

憶昔

興京定始基三關層設禦明師天間自有虎豹

守

第一關名雅爾哈即漢語豹也

地險還應雕鶚底

第二關名代祇即漢

語雕也

札喀度兵衆志合

第三關名札即漢語邊也

喀界藩護

役

聖謨奇

明經略楊鶴等分兵四路來侵興京率貝勒大臣等統兵以禦大貝勒代善領兵先往

太祖

撫順

迎敵過札喀闕與達爾漢侍衛扈爾漢集兵以待太宗以祀事後至謂大貝勒曰界嶺山上我築城夫

後在焉倘明之時帥奮力攻之臨大役奈何宜急進以安夫役心大貝勒稱善即率軍士趨太蘭岡對明兵列

陣而待餘見前
薩爾游詩註中
爾時

上下同心疊初業規模奕世垂

恭謁

永陵

肇運

興基土

景膺

顯命初溯源一脈近

宅兆萬年餘山廩攘猶憶神榆蔭越舒

永陵內
寶頂前生瑞榆一

株輪囷盤鬱圓覆

成匡寶兆我大清

春秋閱廿四

萬年景祚向曾尊曰

神樹為賦敬紀之

自甲戌瞻謁
陵距今二十四年矣

祖彈指頃相如

謁顯佑宮

歷歷丹梯拾遙遙碧殿深升薌由振古

錫羨匪斯今胥宇周原廬侯興

上帝臨太平茲久矣益勵守成欽

景佑宮瞻拜六韻

花宮向平楚松柏百餘年指月何曾悟心香且展虔屏
營為去聲祈歲惕息念承乾

景佑匪今矣護呵自古然小其衣錦喻殊彼邁邦篇舊
里緬

先澤惟懷奕葉傳

興京疊癸亥舊作五言十韻

閱年廿四久拜

祖仲秋時定鼎緬

初初契龜湖始基四攻分路入

我太祖己未歲二月明帝建楊

錫等統兵二十萬號四十萬來攻左翼中路以杜松等督兵六萬由清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李如柏等督兵六萬由清河出鴉鵲關左翼北路以馬林等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劉綎等督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期並趨我興京一戰

啟

神思雄奮子兮弟志同

尊與卑寡旄多上勇決策自

英姿明將身膏斧敗軍血染陂

薩爾湖吉林崖斐芬尚間崖等處之捷己見前

詩註中時南路劉綎等之兵復進逼興京 太祖命
扈爾漢率千人往禦復 命二貝勒率兵二千繼之

大貝勒三貝勒亦相繼行 太宗請同行因亦馳往
而劉綎所率精銳二萬將趨登阿布達哩岡 太宗

率石翼兵往先引精騎三十人超出衆軍前自山馳下
奮擊戰甚酣後軍隨至并力衝突大貝勒亦自山之西

夾攻 太宗縱兵奮擊賊具兩營兵萬人劉綎戰死

康應乾尋亦遁去經略楊鶴聞三路兵敗大驚急檄總

兵李如柏等回軍復為我兵擊敗四十人明兵奪路而
逃相蹂踐死者復千餘是役也明以傾國之兵雲集遼

瀋五日之間悉為我軍誅滅死者不啻十餘萬我軍遂

天佑助以少擊衆僅損二百人自古克敵致勝未

有若斯之 朝鮮降合柵 初朝鮮兵與康應乾合營於富

神者也 察之野其兵被紙甲冑以柳條

為之火器層列 太宗既破劉綎遂督兵攻之明兵朝

鮮兵親發火器忽大風驟作走石揚沙烟塵反撲敵營

昏冥晝晦我軍乘之飛矢雨集其兵二萬人殲焉明遊擊喬一琦奔朝鮮營衆貝勒整兵逐一琦遂攻朝鮮其都元帥姜功烈懼請執一琦以降葉赫懼旋旗先是葉一琦自繼死姜功烈遂率衆降錦台什布楊古欲助明與潘宗顏合甫至開原中固城間明兵敗大驚而遁

遼野安斯固藩

陽取不遲

艱辛伊古獨

締構至今垂書事述

實錄

屢讀

太祖實錄薩爾湖之戰益信

上天

滿數萬而

親冒矢石授方略

同兄弟子姪之

衆率股肱心膂之臣用集鴻勳以開萬年丕緒每披讀

及此未嘗不起敬起慕起悲曾恭依
事一篇以示我大清億萬年子孫臣庶
期共勉以無忘
祖宗開創之艱難云期均溥海知

赫圖阿拉

橫甸襟

興京赫圖阿拉在興京之南乃我地今土城遺蹟尚存國語赫圖阿拉即漢語橫甸祖宗發祥

也
皇澗過澗似

當年斯館幽王業實基此

興京城郭存橫甸餘荒址至於創

盛京居然豐鎬矣遐想我朝初頗類周家始彼實獨重

農我亦重来耜而兼武備修故致威無比農以養我民

武以侵彼鄙後且屢欲和而彼弗甘耳

初七大恨告太祖以

天征明復讐薩爾渾之戰破明四路兵二十萬衆聲威大振明之國勢遂蹙

太宗復

親統軍薄明燕

京圍而弗取議和而還繼又破明兵十三萬於松山尋復克錦州國寧遠明國懼而求和

太宗許之而明

人書詞不實

太宗乃陳述

天師稱直為壯是

道及我朝盛德并斥其求和不實之故

用邀

天謚歸搆誠難哉敬因告孫子

再題赫圖阿拉

阿拉即云甸赫圖乃訓橫

赫圖阿拉以漢語譯之即為橫甸在興京南我

四祖

時舊居也

曩時似邠地其北接興京移藩非走馬遷居以就

城

太祖既得遼陽集貝勒諸臣議曰我授以遼陽將遷居北城耶抑仍還我國耶衆俱以

天既眷

還國對

太祖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還師則

遼陽一城敵且復入據守舍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又

頻征討非計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鮮蒙古接壤要

區

天既與我即宜居之衆稱善遂定遷都乃築城

於遼陽城東五里太子河邊創建宮室遷居之名曰東京居三年復遷都滿陽規模遂益大定矣

儉勤與

仁武

大聖善經營

廻鑾過三關再詠

三關

興京西設險

天錫久然當我

祖際言創不言守明兵傾國來迎出攻而取

明經略楊錫率兵二

十萬踰稱四十萬分四路來侵興京一由渾河出撫順一由清河出鴉鶻關一由開原出三岔口一出寬甸口

我西南西路偵卒並來告

太祖日明兵使我先見

南路有兵者乃誘我也其由撫順來者必大兵也于是

親率諸貝勒大臣統兵往禦偵卒又以清河路有兵來告大貝勒代善曰清河路仄兵難驟至宜先往撫順以逆敵遂率衆過札喀關集兵以待太宗亦至因畫策先趨界藩擊敗明兵獲大賊之於薩爾滸尚間崖諸處五日之間殲明兵十餘萬斬宿將十餘人詳見薩爾滸書事篇斬將與舉旗紛彼敗以走乃知禦敵法貴奪不貴受如明之盛時其邊非不九

能入復能出彼何曾掣肘然在今言今守實在九有恭謁

福陵

步自山川內膽如霄漢邊秘靈原自古錫

聖蓋由

天俎豆萬千載松楸二百年永思

開創烈守業凜仔肩

恭謁

昭陵

一源緬

高祖五葉連元孫

德勝唐宗遠

我稱適與

太宗文皇帝廟號及唐太宗同然唐太宗惟親歷戰陣

昭陵尊

尚不能愧開創之業若其事由逆取已遠遜我朝得天
下之正且釁起家庭致貽愆德雖貞觀多善政其失亦
不能掩豈若我國家

列聖相承
熱貼裕後
家法之美善更非唐太宗所能比方萬一哉

訓垂金帝尊

太宗嘗稱金世宗為聲名顯著之賢君
以其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

俗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冠語言悉遵舊制時習騎射
以備武功允宜效法因

命文臣宣金世宗本紀

申諭諸王貝勒大臣俾萬世咸
知法守

聖謨垂訓實深遠矣

惟懷安萬姓

太宗應運而興愛育羣黎輯寧諸國
撫者順之以德逆者威之以兵征服朝鮮

混一蒙古羣臣再三請上尊號乃
賜建國號曰大清復破明兵十三萬於松山尋克錦州

定寧遠

規模益大然亦惟

諭和以安百姓且天

總初

太宗親統大軍征明師薄燕京唾手可得

太宗躬蒞城邊閱視

以攻城恐失良將勁卒為慮振旅而還蓋深知

天令彼歸留以有待

經畫誠非衆人所能窺測也

不屑取中原積悃申瞻拜繼繩心默存

昭陵石馬歌用舊作趙霖畫唐太宗六馬圖歌

韻

當年石馬後世詔永

示艱難意深妙翁仲之間立兩龍曹霸丹青遜曲肖爾

時西伐常興師卧榻豈容鼯睡為况有大恨不共戴凜然

明告千秋垂

太祖以所害誓不共戴

景祖

顯祖皆為明

天征

明志以七大恨未雪屢議征討

先

瀋陽遼陽取次第夫在

弦上真容置

太祖丕顯

太宗承本以仁而行以義建都稱帝徠遠人

既得遼
太祖

遂定議遷都瀋陽制度略備至

太宗天聰十
年諸貝勒大臣及蒙古漢人文武羣臣以
太宗承

天眷佑應運而興愛育羣黎輯寧諸國征服朝鮮
混一蒙古更獲玉璽以昭符瑞請上尊號乃祭告

天地太廟築壇即皇帝位建國號曰大清
改元崇德規模日漸恢宏遂肇萬載丕基矣松山

之戰乃

躬親立破明兵十三萬

指揮計授諸蓋臣兵貴乘機更貴斷

鼻劔力前神弗亂

太宗遣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
豪格攻寧遠明總督洪承疇集援兵

十三萬於松山二王以敵

兵甚衆奏太宗聞之即
親統六師往討啓行時適患鼻劔因行急劔

益甚三日方止諸貝勒請徐行

太宗諭曰行軍制

勝利在神速恐敵人聞朕親至將潛遁若不逃破之如

縱犬逐獸易於拾取惜無翼可飛豈宜遲緩乃晝夜疾馳六日而抵松山太宗環松山而營敵兵來犯擊

敗之追至塔山而還奪其積粟濬澤斷杏山松山路

太宗度明兵必遁分遣諸王大臣設伏截擊凡

十餘處預設機宜明兵果皆奔竄所出之路悉如

睿莽掩擊窮追殲殪明兵計五萬三千餘赴海死者甚

衆浮屍漂蕩多如雁鷺我太宗之神謀勇略二馬

制勝出奇指顧間破明兵十三萬如摧枯拉朽云

御

聖安吉行出險曾無銜楸難唐宗六馬陵道間受傷痕

迹想血殷豈如二馬靡少害是誠全勝得之難千秋小

白與大白較彼唐駿增光色獨予景仰緬

昔年未能躬覩滋太息

至盛京疊癸亥七言長律十四韻

廿四春秋心結束夢中佳氣遠葱葱於焉莅止今朝慰
驀爾迴思昔日同

開創每懷塵

帝慮經營寧為去聲豫

皇躬遼原猶謂地居僻瀋水端宜都建中

皇帝初議都

遼陽謂曰東京尋復欲遷都瀋陽諸貝勒大臣皆以為
未便太祖諭曰瀋陽形勝之地西征明由都爾弼

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建且於渾河蘇克素護河之上流伐木順流下以之治宮室供炊爨不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多獸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朕籌之熟矣於是定都盛京

宮殿

廟

社之制畧備

違衆議當定議獨

念羣勞亦豈勞空重門皋應排銅闥崇宇輝煌櫺瓦瓏

百雉峇峇因地利十亭翼翼亮天功

盛京城高三丈五尺週九里三百三

十二步為門凡八南曰德盛天佑東曰撫近內治西曰懷遠外攘北曰福勝地載宮城之制左闕門曰文德右闕門曰武功內為崇政殿殿之後為鳳凰樓樓之後為清寧宮東為關雎宮西為麟趾宮後又增建大政殿殿前

左右列亭十近北左右二亭為答陽勢據風雲會不日
諸王議政之所以下分列八旗

成皆子弟攻

盛京修葺城垣建治宮室皆令八旗丁壯執役一切工作不以勞民

西伐兵

戈近敵壘北來賓客燕王宮

太祖既遷都瀋陽至太宗遂即帝位建國

號規模大定自是征明之役尤為近便而蒙古諸部落之來朝謁者並宴賚於此

所謀大詎惜其小

雖用儉仍示以豐悠久規模貽奕葉

艱難締構緬

神衷再臨故國景依舊正直清秋候尚融繩繼惟期百

世永拜瞻敢謂一誠通獨殊掖

輦前巡況

癸亥甲戌兩次詣盛京皆奉聖母臨幸今竟不可復得惟增悽感

不覺泫然淚眼紅

大清門

門以大清立將將應豈殊通情建二木

太祖創業開基勤於庶政

命建二木於門碑下情欲達啓運鎮留都百世當守

者書之以進寶
貽萬世良法
法千秋永

示謨歷觀為治者夫孰外斯乎

盛京舊宮恭依

皇祖元韻

當年捷伐事敷鋪拓土開疆若契符根本室家立東國
中原山海俯西區重來幽館欽

先創慎守金甌勉後圖肯構綿綿期百世載賡

元韻示鴻模

御宗政殿六韻

盛京宮闕鎮東遼締構千年

祖德昭廿四春秋經歲閱準回平定早兵銷

甲戌御殿時阿睦爾

撥納率象內附遣使先至曾命其隨班行禮是辨理新疆之始也茲準部回部皆經平定其地並入我版圖疆宇較前益重來增闢矣

崇政斯瞻殿便與臨軒擬視朝

上兩次至此俱御崇政殿受賀茲以在

母二十七月之內止御殿一如視朝之例樂設而不作

鎬邑那居停昔宴

癸亥甲戌並御

此賜臣工宴今歲亦不舉行

雲門雅樂徹今韶一欣一戚紛吾感曰

繼曰繩敬久要難在守成

創不易永思著說敢逍遙

向嘗作創業守成難易說謂創業僅可謂之不易而守成

實難予之以難責夫守成者非敢忘創業者之難正欲守成者常知其難持而弗失以慰創業者之初心既以

申儆于後世
且自易焉

登鳳凰樓用李白鳳凰臺韻

舊都豈為事遨遊

祖蹟尋驚歲月流
戶口已看填城郭
耕桑更復拓墟邱
松山峯靜拖遙岫
遼水波恬帶遠洲
此日昇平歌樂利
昔年開創憶

焦愁

清寧宮口號

是宮為舊都正寢

當時命名即合乾清坤寧而並有之仰見

聖人有作必合

天心受福無疆也

此地建都隰原度于幽斯館似周初清寧合撰

乾坤泰嘉兆燕京早並居

恭瞻

太祖皇帝甲冑作歌

數人舉之且廢力

被用臨陣常從容

天生真人俾初業殊勇殊智殊仁衷三者闕一誠不可

實錄所載聽惟聰

寬御下更嚴督戰及至要地

先以躬棟鄂翁鄂洛拒命

臨陣受傷退拄弓創愈復往終攻克

大度反授射者封

太祖攻棟鄂部還復攻翁鄂洛
薄其城縱火焚城樓及村中廬舍

太祖乘屋顛射城中城中鄂爾果尼潛射太祖傷首貫胷即拔箭以射敵應弦而踣雖流血至足猶鏖戰不已敵復有落科者于煙焰中突發一矢射太祖穿鎖子甲護項太祖拔之鐵卷如鉤血肉並落衆競趨而前欲登屋扶掖太祖恐為敵窺亟諭止之時項下血湧如注乃以一手捫創一手挂弓而下二人掖而行忽迷仆旋稍甦裏創如是者數四輒飲水凡一晝夜血猶不止乃棄垂下之城而還及創愈復率兵攻克翁鄂洛城獲鄂爾果尼及落科諸臣請誅之太祖曰彼為其主乃射我今為我用不又為我射敵耶乃皆授為牛录各轄三百人衆咸頌創業艱難輒為流涕今每讀實錄至此緬懷

時此甲胄即進

御想像

創迹猶餘紅嗚呼想像

創迹猶餘紅敢不思念

艱難疊敬恭

恭瞻

太宗皇帝所御弓矢

矢計長四尺弓知勁百鈞寶藏示

家法善用識

天人敢懈詰戎念不忘

創業辛傳觀相勗扈蹕有宗臣

寶勝寺

瀋陽既建都佛宇於焉構名之曰寶勝義蓋叔孫取叶
遂致定中原萬方徠輻輳雖資幽贊力允藉

神功茂小子承

先烈月將而日就戊辰築梵宇西山之東岫題額實同
之金川功速奏

戊辰夏征勦金川以番人恃其碉險因
憶開國之初我旗人屢以雲梯肉薄登

城者不可勝數遂于西山之麓設為石碉簡飲飛之士
習之未逾月而精其扶者得二千人命大學士忠勇公

傳恒為經畧統之以行且集諸路之兵期必濟事先聲
所布其首厥角請命因命赦其罪班師技未試而大功
以成嗣之側建寺曰實勝更合成功之旅立健銳雲梯
營于寺左右建屋居之詳見向所作實勝寺碑記云

其後五年間準回歸我有

乙亥平定準部已亥平定回
部皆有健銳營勦旅從征每

當攻戰之時悉鼓勇黷武則何敢詰戎亦云懋握勝胥
効命因得迅奏膏功以實循名幸畧副惟勵繼繩心永賴

祖宗佑

長寧寺

都會無不有道宮梵寺委長寧昔所名亦祇願寧此孰

知

天眷隆四海一家矣

開創賴守成是責將誰諉圖易在思艱安民要察吏

叶

惟期萬業安乃副

二祖喜長寧豈徒來吾心廬未已

長寧寺恭瞻

太宗所御冠服

故里當年如沛里

御園今日作祇園

盛京一統志載
順治十三年改為

長寧寺
御花園

貝螺永

護三乘法

冠服重瞻五世孫

沐雨櫛風恒此共葛燈土障儼其存寧惟

示儉兼示勤自審當何繩繼敦

題法輪寺

聖建四窳堵

法輪寺在地載門外永光寺在撫近門外
廣慈寺在德盛門外延壽寺在外攘門外

四寺各建白塔一座相傳當時喇嘛
有善相地術者曾云四塔全當一統斯惟城北隅欲因

示蒙古

寺初建即盛興黃教以彼時蒙古已有歸附者使之瞻奉飯向亦柔遠設教之一道也 詎

止事浮圖是日親瞻相

當年緬創模法輪演國語

以國語所譯梵經今喇嘛住寺演誦於此地為尤宜云

永佑舊京都

瞻仰

頤和殿感成長句

潔治軒庭

憩聖慈

丙寅建此殿甲戌恭侍臨幸盛京奉慈駕駐

憩于此 今來瞻仰祇

添悲空教扈蹕憶

前度誰識承

歡歎永辭

神御敢言一再奉

皇祖妣
壽皇殿遇除夕元旦同
皇妣御容惟尊藏
列

祖

列后神御敬奉瞻禮是以于于

聖母敬遵

舊典于禮不敢輕有所加雕

壽康宮

暢

春園為

慈躬頤適之所然其地應留為萬年尊養

神位今于此殿亦

東朝故此兩處皆不另奉

御容

神位今于此殿亦

視

壽康宮

暢春園之例

音容如在久長思宸寥殿銅龍鎖揮淚難堪欲去遲

駐盛京故宮有懷

三臨溯

皇祖幾宿駐

陪京肯構勵今篤開基緬

始營百年孽富庶萬戶暢寧盈奉

養殊前度

癸亥甲戌
母承

兩次詣盛京皆奉
歡行慶追憶曷勝悽愴

聖

悽然一

遺情

賜奉天將軍弘昉

各省將軍駐奉天任最繁旗民紛雜處文武董雄藩用
簡宗臣俊同為

聖祖孫勗哉勤教養培此故風存

賜吉林將軍福康安

從征能奮武

福康安以侍郎命征勦金川奮勇著績錄其功授嘉勇男世爵列紫光閣前五十年功

臣貳部亦通文知可棟梁任因教節鉞分迎鑾仍扈蹕

鑒悃匪嘉勤汝父家聲在

福康安為故大學士忠勇公傳恒之子

勉之尊

所聞

示盛京五部侍郎

陪都五部備官儀實各亮工有所司詎祇養高勝國似

盛京設戶禮兵刑工五部每部侍郎一人掌之凡盛京之事各視其職分屬焉非若勝國陪京備員虛設為投

閒置散之地也亦常掄彥內朝移侍郎中遇才猷練達之人用

之曹郎互半中兼外五部司官向用本處人員雍正五年

隱之弊概行撤回調補京缺而命在京各部堂官

揀員發往補授乾隆八年幸盛京見各員頗知黽勉積

習亦經煥改今將各司員半用本地人員半由京員遷調俾其不礙陞途乾隆十八年復諭吏部議盛京郎中

員外主事各缺用京員十之七

本地人員十之三以歸平允

臺職應全罷允宜

明

南京兼設都察院官屬更無所
事事我朝盛京則不置此職也
大異南京紛議論徒資

撓亂竟何裨

題迪光殿六韻

陪京駐數日別殿構西廂法

祖依崇政

崇政殿為盛京宮正中臨朝之所其後為鳳凰樓又後為清寧宮祀神之處皆不可居

丙寅春于東廂構頤和殿以奉聖母駐蹕西廂即此勅躬疊迪

光緬前敢曰闡示後願惟昌乾惕勵朝夕邇遐圖艾康
陶謨允期德禹訓惠招祥五字攄心烟宵衣勉日強

保極宮

天與承新命人言至舊家起居喜惟樸室宇本非奢建
極欽錫保繩

先奠邇遐丈皇武功詠意謂涉于誇

繼思齋題壁

齋構陪都額繼思守成開創欲殊施守成不敢曠吾職
庶可無孤

開創時

亥年戌歲兩來茲一度

前猷一度思

累洽重熙蒙昔業繼之難矣願覆之

敬題崇謨閣

故宮

興王地

實錄合尊藏敬建

崇謨閣

丙寅年于繼思齋後建崇謨閣尊藏

五朝實錄永昭白水鄉

蘿圖燦金匱瓜瓞演銀潢

庚午冬十月以玉牒及五朝實錄恭送盛京嗣後每

十年修訂玉牒一次

告成並如前恭送

締造貽鴻業益茲厯覲揚

恭詠

太宗所製鹿角椅

詰戎不廢獵得鹿角成斯

武示儉兼示

坐宜携復宜雕幾曾弗藉磋切畧為施

後聖繼

先聖山莊亦有之

避暑山莊有
聖祖
所製鹿角椅向曾恭詠

酌克勤郡王園寢

每陳開國策均合

聖人心

王戰功頗多且于天聰時陳奏善撫降人及請
于山海關通州燕京三處急圖其一以定丕基

並請駐兵金州瞻哨諸
事太宗皆嘉納之不少糾桓衆

獨嘉幹畧沉佳城留故里致奠重躬臨彰善俾觀感伊

予此意深

王之後襲封者改為平郡王今春以開國勲
藩爵延于世自應仍其初封之號俾襲爵者

顧名遠念無忘其先人體國勲勞常懷効勉于訓示
宗親有益曾命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核議著為令

賜奠功臣揚古利墓

主吏勇過漢長孫陪似唐朔思同麥飯恩合奠椒漿百

戰英惟勝一心誠且良

揚古利以功授超品一等公世襲固替公號曰英誠

兩朝勲績赫異姓獨封王

揚古利幼從其父來歸太祖深異之日見信任因

命入侍且尚主每從征伐必身先士卒詔之止
亦不止或受傷猶裹創行以故功績最多而著崇德初

隨征朝鮮誤中礮傷而歿
臨哭之慟親視含歛追封武勲王

太祖

賜奠費英東墓

來歸識起衆獨入目無前

費英東自少從太祖征討三十餘年身先兵士衝突

堅陣當其鋒者莫不披靡嘗從攻葉赫城上矢石兩下太祖再命之退對曰勢垂克必不退也竟拔其城

嘉諭萬人敵

其從太祖伐明取撫順也明兵來援

馬大呼揮諸軍並進于是遂破之太祖拊髀歎曰萬人敵也

從征三十年薦賢獎

以豫効惡誨于先

我太祖嘗諭羣臣曰費英東見人不善必先自斥責而後勅見人善

必先自獎勸而後舉故被勅者無怨言被舉者亦無驕色未聞諸臣以善惡直奏似斯人也

開國恩

殊績贈封理合然

賜奠額亦都墓

冠世稱勇獨丁年識

主真

額亦都年十三手刃父仇避居嘉木湖村居數歲太祖過其地額亦都識為真主遂從行驍勇

善戰能以少擊衆所向克捷太祖知其能日見信任嘗攻巴圖達城率銳先登跨堦而戰飛矢貫腋著于

襟揮刃斷矢戰盡力被五十餘創不退卒拔其城而還其勇果類如此忠摠實異衆

恩顧亦超倫風雨精神會松楸碑碣陳元孫能繼勇亦額

都元孫疊昇額襲果毅公魯昨為副將軍征勦金川奮勇著績嘉其克紹祖風于公號加繼勇以旌之惜因病

不能永年撫念為之嗟悼奕世有良臣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三